

燕京新聞

經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學大京燕
社聞新京燕
卷三第
期四十五第
京燕：話電
十機分學大
號四

C. L. CHANG

SHOE-MAKER

246 Hatamen St., Peiping

(Opposite The Y.M.C.A.)

Tel. 4781 E. O.

莊鞋皮號利忠

平北

號六四二街大市米內崇

大陸銀行儲蓄部

提倡社會儉德 輔助民衆儲蓄

定期儲蓄 活期儲蓄

地址西交民巷

中原公司

食品出廠名球全中集名

無無應西體學
一用裝育校
不貨用品品
賤備品品品

王府井大街

文古

東安市場丹桂商場內路東
南紙文具店

無學一校不用備品

本店供給清華大學
全校文具紙張用品

林士吉

現代科學化茶點店
衛生爲標準的出品
美味適口樓上新建
富麗的幽雅茶點室
現已落成歡迎主顧

號二內樓慶東場市安東
號七三零五局東話電
到送時隨貨要話電

燕京大學每日行車時間表

From Yenching		From Y.M.C.A.	
上午	A. M.	上午	A. M.
八點	8:00	七點	7:00
九點	9:00	九點	9:00
十一點十五分	11:15	十二點	12:00
下午	P. M.	下午	P. M.
一點	1:00	二點	2:00
三點十五分	3:15	四點	4:00
五點	5:00	六點	6:00
七點	7:00	九點	9:00

*下午三點十五分車在星期六及星期日或假日改爲下午三點由燕京開
The 3:15 P.M. bus will leave Yenching at 3 P. M. instead on Saturdays, Sundays, & Holidays
注意 每星期一及例假後一日 上午八時特添自青年會回校車一次。
A bus will leave Y. M. C. A. at 8 A. M. on every Monday and the morning after every holiday.
問訊處：燕京大學汽車行 電話南局二九九
燕京大學汽車處 電話九十三號

李廣泰

所理修筆水來自
兼售簽名筆體
自來水筆
獨家修配各種自來水筆零件
精巧電刻諸位親手

號九十七口市燈平北
號七八八一局東話電

LIN KEE TAILOR

Up-to-date Outfitter

林記西服號

QUALITY-GOOD
SERVICE-PROMPT
PRICE-REASONABLE

質料精
式樣新
價錢輕

Hsueh-chia Hutung
Yenta East Gate

燕大一九三二班校友
北平律師公會評議員
大律師梁治耀叔
天津北平
局二二六號
局四四二八號
事務所東四牌樓內務部街二十號電話東
事務所英租界十七號路一零七號電話三

請訂閱

民主雜誌

價目	普通	學生特價
每期	三角	二角
半年 (12期)	三元二角半	二元二角半
一年 (24期)	六元	四元

本誌經理處：陶啓淵君(三樓或新聞學系)
貝公樓大學書室

Subscribe to

DEMOCRACY

A Far Eastern Half Monthly of Fact & Opinion

Subscription Rates

	Ordinary	Special for Students
Per Issue	\$0.30	\$0.20
Six Months	\$3.25	\$2.25
One year	\$6.00	\$4.00

Yenching Subscription Agent:

Mr. Frank Tao (3rd Dorm. or Dept. of Journalism)
Also on sale at the University Bookstore.

渤海西裝大王

15 Years With Munro Smith

敝行經理在東交民巷德茂洋行同英人施美德研究
男女西服多年裁法與他家不同不但工精而且
價錢非常便宜願穿真正歐美式樣的 諸君請來一
試方知不假

借電話東局965

春大衣十六元五起碼 西服十八元五起碼

THE CHIN CHIH RACKET FACTORY

181 Hatamen St.
PEIPING
Tel. 213 E.

平北

錦織商行

發拍網新自
莊子球式造

號一八一街大內崇

號三二局東話電

張福屋啟事
敬啟者本報編輯朱祥麟君因故辭職
暫爲維持福屋一時負責無人福屋受命
忽之處尚希讀者鑒原

宏記

店商服洋

HONG JEE

TAILOR

GREAT SALE

303, HATAMEN STREET
Tel. 3603 E.O.

新到各樣春花呢
花樣俱全
春季大減價
西裝
承做
工精物美

西路南會年青街大內崇
號三〇六三局東話電

天津藝新機織國貨有限公司

出品象頭牌襯衫

質地精良耐洗式樣新穎美觀

定價低廉

西服另件零整批發

北平王府井大街東安市場內

同和誠總經理

電話東局四〇四五號

廉價出售
傢具及玩物
地點：東大地四十號楊開道住宅
時間：每日下午三時半至五時半

燕大民先隊聯歡

十人團爲畢業隊員加冕
回老家感動了東北朋友

鐘聲響過七點，到會的人坐成一個大圈，除了該隊隊員和其他同學之外，還有燕京婦女工廠裏十幾個女工。在百數十隻興奮的視線投射之下，主席王

是當天的主軸了，因為化裝須費相當時間，由一位俄國朋友曼德俠女士唱俄國歌曲，一副婉轉嘹亮的歌喉，被聽眾要求「再來者再」。

永祺慢慢地立起，宣佈了開會。跟着唱隊歌，一陣鋼鐵般的歌聲之後，會場始安靜下來。十一位畢業的人，在主席的介紹中依次讓大家再認一遍。歡送詞和答詞都不落俗，每個場中的人道別而去。

人是一篇誠懇的自白，和對將來一個樂觀的期望。接着是十人團的加冕禮，團長蕭天若一聲令下，十位彪形大漢一字排開，讀過了宣言，將預備好的「願勿相亡」，「解放之花」

等白汝琰君的曼多玲和楊毅俊君的獨唱過去，天色已很晚了。再來一個排球比賽，陸振南榮膺冠軍，得了四隻蘋果的獎品。然後全體吃茶點，散會的時候，剛是十點半。

等十幾個上冠，由龍貽豫一一戴在畢業隊員的頭上。然後全體合唱「我們要常在一起」而開始游藝。第一個是王龍寶的「打擂台」，把十一個畢業者的特點編爲小調說出，舉

南開校友歡送會
送答辭極盡諛諧
女同學聲淚俱下
南開校友會於上星期五
(十四日)晚八時，在適樓
二〇六室開會，歡送本屆

個例吧，如「二十青年柯家龍，半口京腔半廣東，早操從來不見面，夜裏點臘用苦功，一天睡上十來點，可算一條大睡虫。」依次打完之後，「皮匠舞」出場，共八人，每二人爲畢業南開校友；該日晚同時尚有劉梅生女士之畢業鋼琴演奏會，先鋒隊之聯歡會，及物理考試，雖有多人參加，而到會者尙有三十餘人。

由徐燦芬君主席，宣佈

一對，以身量相差過多，引得笑不可仰。次是「活報」，這是一種新玩藝，以時事為題材，以簡單的動作表演給觀衆。由二人分扮希特勒與日人，一處野餐以示同盟，結果被

開會後，先唱南開校歌，後即致開會辭，郭壽彭君代表全體致歡迎辭，楊文泉君代表畢業同學致答辭，皆談諧之至，引得笑聲不絕，數位女同學且聲淚俱下。

羣團結一致的中國民眾
破好夢而逃逸。歌劇算
君之口琴獨奏，劉君爲北

歷史系師生談話會素描

蒙思明劉選民宣讀論文
洪煨蓮鄧之誠解釋地名
元末革命起於農民……

這種茶話會在園裏可說是別開生面。也不是師長的邀請，也不是學生的召集；却是系裏幾個研究生輪值作東道主；所以會裏沒有嚴肅的氣氛，也沒有拘泥的態度。歷史系的師生本來就有哥兒子的雅誼，所以這種歡性的會也要帶點任性，少不免從書本上說起。

上星期五(五月十四日)晚，洪宅的花園，紫藤架上掛了電燈，綠茵的草地上鋪了軟枕。後來因為天氣突然變了初秋的模样，所以便改在精緻玲瓏的客廳裏舉行。到會的有鄧之

，但是他抓着這個機會投入大地主的集團，一面提倡民族主義，一面代表大地主的利益，所以便成功了。繼着便由劉選民報告「東北諸名稱的傳入歐洲及其與中國領土之關係」

誠先生，洪煨蓮先生和三十多位同學。兩位老教授前冒着烏煙，在這煙霧迷漫中，暢談學術以至人生，倒有點牛津的風味。

開始便有兩篇短小精幹的論文宣讀，作為談話的

的論文。他的論文是駁日人矢野仁一博士的：『歐洲人呼東北作「滿洲」及「韃靼」，而不叫作中國某省，可見歐洲人看東北異於中國領土之一部』的說法。於是他根據歷史的眼光，

引子。蒙思明報告「元末革命運動的性質」的論文。他的結論說元末的革命運動並不是單純的民族主義。元末革命最初發生是農民的暴動，有如今日之「紅軍」。漢人的大地主爲光，考據「滿洲」「韃靼」二辭的淵源，原來本是部族的名稱並不是地名。再研究這兩名稱傳入歐洲的經過和蟬變，得知歐人怎樣以訛傳訛的用作地名。再根據歐人各種史籍研究

保護自身的利益計，曾組織義軍對抗。不過元朝政府認為「紅軍」的革命運動是種族主義的，故有殺盡漢人的命令。因此漢人的大地主也認為愛莫能助，便渴望產生一位代表他們

，發見歐人雖然將這兩名稱看作地名，但全然沒有看做中國土地的另一部。末了引證歐洲國際公法專家的著作，從國際公法觀點證明是中國的領土。這不止駁倒了日人荒謬的言

論，同時也使中國人自己明白「滿洲」名稱的真相，

十九種，在牛津圖書館中

笑說：「何不改叫做『士階條例』，切主詔書不見於總目者，尙有三種，即士階條例，切主詔書

一字是地獄裏的魔鬼。路
易的意思是魔鬼逃出地
獄，跑入歐洲，所以鬧得
文書，太平天國兵冊，洪
者為唯一在中國發現者。
(2) 文物：有太平天國詔
諭，太平天國書翰，郭登
及黃綏掃真是也。後

天翻地覆，以後便叫蒙古人做「Tartan」。鄧先生也接着說笑話，他說外國人最喜歡替中國起地名，如張家口，旅順，王府井大街都有外國名。外國人起的華南，華北等名稱尤可

秀全歷，洪仁玕自述等，皆有專著。(3)抄報：可看香港出版之遐邇寶珍，(4)洪供詞：有李秀成供詞，石達開供詞(駱文忠奏疏中有之)，啟王梁成富供詞，賴文光供詞，洪仁玕供詞，洪全歸供詞，洪仁玕文書，全供詞等。

北日報，還有在南京教育
部立案的華北學院，和華
中學院。大家更供然大
的根據。現在我們提起「
華北」誰都痛恨，政府袞
袞諸公聽了也要頭痛，不
過北平市內還有黨辦的華
北日報，還有在南京教育
部立案的華北學院，和華
中學院。大家更供然大

紫藤院該關門的時光，大家向東道主道謝，慶賀茶話會的成功，和兩篇論文的真獻與收獲。大家踏着月色歸去，每人都各自帶着會裏的情趣呢。

情覺繁等。

五大學球賽
燕京對輔仁
失二得一
五大學春季球賽第六週排球戰，於昨日下午二時半開始，分在輔二。

應歷史學會之請
十七日下午四時，河南
大學教授蕭一山先生應本

校歷史學系之請，在穆樓
二二六號教室作公開講演
倒形勢，燕京以十六分之
差勝輔仁。

好天氣，太陽曬在洋的，又沒有刮風，又有二十餘人進，前進後再休息，真的精疲力盡了，然而幸運的夜半兩點半時我們已達

人！一組是騎自行車而進着四十餘人，所率領的乘車而進着寶先所率領的乘車而進着治會約有二十餘人，到在半山腰，我們這伙人，在樹林裏，休息的同學，就倒在樹林裏，睡覺，就事

團記者是跟着梅先生那個
體國我們四時汽車離開
了打撈，像個童子軍風，勇
糾紛，大有英雄之氣。

聚了幾個外國教授及同學
在露天談話，其鬼故事
愈談愈大，勁，愈變愈
愈，天色已漸變
成了魚肚色了，我們駛

那時，那下去四時，
麗的太陽，那末觀到半
我們晚到未觀到半
是霞已落了，這
與反西妙穢，然遠
高沉沉於山的堪近
烈山，山一個可聞
的一脚小個的，黑
的那片；潭處只勝龍
向邊美那。是處潭
着邊美那。是處潭

眼也堪討口却了
「水硬喝下一點鐘毛
軍的得容，點得篋
下去，縐，水利害了
，眉是，喝，點，去
，頭，口，水，向，看
，他們，乾，水，食，日
還閉，閉，利，太，奇，出
百說，上，太，當，景，
病：雙害不廟六

山上爬，一路來只足聽見
嚮夫們及挑夫們前伸後伸
(?)一路私(??)左右撕
(?)走私(??)的呼

喊聲！此處只是音同)
就到了第一個休息的處
所，就開始了一個休養的
時候。法國麵包及衛生之
大肚子跑了精神也爲之燒
吐，就開了精神也爲之燒

除！
我們走了另一條小路，每
人頭上都拿了帽或戴了衣服，許多毛
猴，絨鳳凰的絨金魚，絨
這樣一氣話呢！：「男人戴
這生氣話呢！：「女人學
花，鳥龜忘八！」

「磅」的很多，好多都是走
着最前面，在中午一點鐘
到了大覺寺，乘了所包的
汽車，每人帶着愉快的而
是疲倦的神情回到了燕
園！

馮大夫講！

眼疾問題

進香的人預備着茶，粥，迎聽衆。

1998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a dark horizontal band near the top edge, possibly a shadow or a piece of tape. There is no text or other markings on the page.

四人行

竟子值編

號四第

我們的自由

「我是一個鄉下人」 流金

我是一個鄉下人，南國農村的風光，旖旎地培植了我童年之夢。永遠不能忘懷的燦爛的童年，常使我墜於遐想。夏天，江頭日暮，我瞞着祖母，獨立黃昏，看夕陽帆影，沈迷于江上唱晚的漁歌——那如夢的歌聲，不是曾經牽繫我幼稚的心靈麼？當西風初起的時候，目送着從我們鄉下開往大城的船：布帆如飛，輕捷地掠過江岸，我想起三月春暮差池的燕子了。冬天的早晨，門前的山黛蒙在輕玄的霧氣中，我默默地行走，細數田間開的菜圃，有時蹲下來折一兩枝黃金的菜花，回來告訴祖母說：「我作過一次朝起的安步了」。

我愛鄉下人的渾厚，與質樸；我愛鄉下人的真純與耿直。這些鄉下人的性子，我將來要借自己這枝並不十分笨拙的筆，訴與世人，使他們知道天地間還有那些不會虛詐而像愚魯的人們存在着。二十年的黃金的日子，支持了我向上的心。倘使我沒有那美麗的童年，如不與世人同流，便將鬱鬱以死。

夕陽掛在青翠的山頭上，把山容染成金紫，山的那邊，藏着我童年之夢，待日光還未盡落，我要努力爬過高峰；萬一飛來一兩片流雲，把餘暉遮住，那我也必停憩在半山之間，駕大鵬絕雲霓而越嶺表，縱然從半空墜下，白骨如絮，逐塵埃而亂飛，但我決無悔心，多麼美妙的將歛的陽光，不是詩人所吟嘆的情境嗎？雖然，流雲作禍，大鵬也故意把人扔下千丈高空。

稟着父親一份士大夫的氣質，加上童年私塾里的教育，我的鄉下人的性子，被野戾好些了。無形中，我血管里面流入了毒汁，我漸漸學會那些不是鄉下人所習慣的一切了。我懊恨，我煩苦；我想撕裂自己的心！於是，我把自已看成一「夢底追求者」了，誰能說，這不是一個很大的悲哀呢？「本來有點近乎浪漫氣味的文人的我，常把自己未來的，安排得如神話中的故事」，我曾經爲了一點誤會，和一個朋友這樣寫過。（有着和我那位朋友對

1. 本刊每月出版一次
 2. 本刊歡迎：批評，介紹，翻譯，創作，雜文諸種文稿
 3. 本刊通訊處：燕京新聞社
- 轉四人行社編輯部

使我感到一陣陣淡淡的惆悵。

從田園的沖澹的生活走出來，從祖母的無涯淡

的愛里面走出來，世界的一切，使我疑惑，使我憤懣；我看見一些夢想不到的事，我心中起了癢癢。

世人常以真實爲虛偽，以耿直爲乖張，把自己裝飾在晶瑩剔透的玉匣之中，及背面，則畢露原形；實則歡喜諷刺別人的不是處的人，他自己已足不爲人所齒。我偏恨這一類的「靈魂的負疚」者，我因此爲一些大可不必誤解我的人所誤解。而自己也受着深重的精神上的創痛了！

「記得在中學時代，爲××會的事，……在第二中學古槐之下，春陰微雨，你打着雨傘，輕微的兩點打在傘上，你一隻手撫着我的肩膀，平靜的面上，有着像溪流流水那般清麗的表情。你與我解釋人與人的關係，你說我不應該太看重自己，……那時候，我恨透了，我覺得連同情我的都不了解我了，我便憤然離你而去，冒着春雨，坐在敗城殘壘之上，獨自神馳了許久。」

這是對一個朋友的自白。談到朋友，我又煩惱了，什麼叫做朋友呢？「若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嬉笑謔語以相取，握手出肺肝相示，……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這樣沈痛的感嘆，不是常刺激我的心靈麼？有人說：「我的朋友太少，我不懂人情世故。」不錯，我是沒有「朋友」的。假如有一天，對於人，我消除了那一部份情愫，我可以和任何人結交——這是可能的嗎？坐在江堤的柳陰下，看那些過往的結實的青年和

令純的少女；徘徊在初夏的園中，聽那些曼妙的情歌，和流水的微吟，我又做着愛情的夢。我所知道的鄉下人的愛情，像陽光那樣燦爛，像春風那樣娟好，像海洋那樣偉大，像山嶽那樣堅貞，像出水的蓮花，像秋夕的素月，像涓涓的溪流，像熊熊的爐火，像合春的初夕，像江海的浮鷗，……於是，在「情場」中，我所表現的又與衆不同；有些人，以爲戀愛是事業，我還沒有那樣聰明；有些人，以爲戀愛是事業，我也沒有那樣愚蠢。我所知道的戀愛，是人性的本能，而對於戀愛的忠實，也該爲人所必需。

「自命不凡」，「與衆不同」，是些人對於我的「侮辱」，其實，「不凡」與「不同」，不過是些「土氣」而已。

我愛鄉下人的樸實，假如我還有氣力生活下去，我要把那份樸實感染一些我的朋友。

鄉下人有的是一份固執，但固執並不是他的錯處，他的錯處，在不能阿諛諛一種人的自以爲崇高處；鄉下人有的是一份驕矜，但驕矜並不是他的錯處，他的錯處，在不肯把自己看得比人家小，看得比人家輕，他珍重自己。

的確，我非常珍重自己，但一點兒不姑息；苦雨青燈之夜，垂首獨思，我心靈上所負的痛楚，有着雨一樣的沈重；常爲了一句話，使我悔恨一兩天，讓漫漫的長夜，施之以凌遲的苦刑。我有一個良善的祖母，她教我許多做人的道理，她教我當使人負，不我負；她教我吃得苦中苦，做得人上人；她教我當輸到我幼穉的心靈中；她待人以寬大，處己以嚴峻；她愛所有的一切的人，她鼓勵別人都向善；她遇事不悲觀，作事不退縮；她把這一切都教育了我，而我做到了的却少得可憐。於是，我在矛盾中探索正義，在黑暗中追尋光熱。染着濃重的鄉下人的氣分的祖母，已走到了人生的盡頭，七十年的歲月，使她認識了一切良善的鄉下人的面目與肝胆，假如，我這一生，能長在那樸實的農村生活下去，我不信我處理自己，會比祖母壞；但是，我已經從一個世界的一面走到一個世界的另一面去了，處理自己，在聰明人必定也要另換一種的手法；而我，却愚笨得，固執得，不會換，也不肯換呢。於是，我便爲世人所詬病了。

「然而我永不成爲隱士。既長了一副閑不住的手腳，對於外界的光色又貪婪得比誰也不清高。我喜歡一腳跨到山巔，明知山巔還是那平凡世界。我時常托着一顆滾滾的心，心裏一個個生人，及這這女人，現露着俗的本相時，我的心又傷碎了。於是，在工作上我極好勝，也極容易失望。對於人，熱起來可以沒有半層隔膜，但一經看出少許破綻，又即刻憎惡起來。」（註一）

在「寫給自己」里，我說：

「青年人照例歡喜和自己的開玩笑，弄得神志昏眩，終日茫茫而無以自持。又愛把自己的尺去衡別人的心，待覺得與自己相差太遠時，便把一些無名的悲哀，來煩惱自己。在這種種不必要的精神的活動上，把時間一寸一寸地讓過去，把自己的心一分一分地讓牠磨折。於是，他們便大驚呼着煩悶，苦惱。其實那全是自作自受，與別人毫不相干，別人不能負任何責任。無怪覺得別人，假如不處處是把鏡子照一照自己，也許可以減少一點不必要的煩惱。不是

嗎？這明明是一部份人把自己處理得好，而另一部份人把自己處理得失常了，我希望我們能用點功夫清算一下過去所犯的這類的錯誤。」

對於朋友，我曾經雙手捧出過我赤裸裸的心；而大多數人拒絕我了，他們要和我弄玄虛，要掩飾自己。然而我是一個平凡的人，我未曾學習過隱身法，我僅有的是一份真實，大家誠懇懇懇不更好嗎？然而，除掉鄉下人以外，那些人是很少會肯肯和真實結緣的。

給許多股紅的記憶，鋪就了年月上爬行的悲哀。

秋深紅葉的山道上，聽淒涼的蘆管；瑟瑟的西風，吹起我薄薄的夾衣，踏着落葉，我咀嚼孤獨的悲哀，誰會了解這時候鄉下人的心情？

看山頂上盤旋的飛鷹，我倦倦於遠遊；送你以如珠的眼淚，飄忽地又記起夢里的溫情了。（註三）

我愛翱翔在九月的晴空中的勇敢的飛鷹，我愛徘徊在五月的黃昏里的流雲，我愛三月的杜鵑，我愛中秋的夜月，我愛獨立巖上的蒼松，我愛孤飛天際的鴻雁，我愛春水上飛鳥似的布帆，我愛風雪江邊的野渡，……這些全是我童年之夢影，是我眼前的光。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也開始學習容忍了，這是一些良善的朋友教我這樣做的。這些容忍，使我染上了憂鬱的難治之病，然而我却不是自甘憂鬱的人，我年青，我要追逐心田上的愉快。

我爲了懷憶童年的綺麗，寫了「我的教育」和「牧女」；爲了依稀不能忘懷的農村的戀慕，寫了「一個老人的故事」和「玉石井的風波」；爲了珍惜一些已過的戀情，我寫了「海」「卜居」「山雨」和「青色的懷戀」。以後我還要寫，對於人，那是太渺小的了；而對於我自己，却是一種慰安，一種鼓勵。使我不會忘懷我所依戀的絢爛的農村，那是有着秋菊的遠處，春風的和悅令人沈醉的夢的世界。對於那些人，我更愛他們，尊重他們，我要介紹他們給一些陌生的另一些人看看。

什麼是我的事業？什麼是我的愛情？我不能像一些人說得那樣娓娓動聽：我只是一個鄉下人！鄉下人簡單。

自己爲自己的一切作註腳，要人家信，要人家聽，那往往是多餘的。

我寫的一些東西，都是爲得滿足我自己。假如，說我還有幾個朋友，讓朋友從這些「多餘的話」中，得點什麼，也總算沒有白白浪費自己的一份精力了。

（註一）蕭乾葉子愛鬱鬱的自白
（註二）我自己一首未發表的詩
（註三）同（註二）

四人行增刊

第二號

我們的自由 (三)

獨語 夏夢

夜深了，萬籟寂寂無聲。在微風拂柳的湖畔，我低首開步。想着，想着，我歡喜，我又愁苦，我慚愧，我又感覺驕傲。紛茫的情緒，揉攪我靈魂深處的隱秘。我像一個無告的流浪人，在散布着淒涼月色的海岸，踽踽，踽踽，不自禁地喃喃自語。我並不企圖讓人家對自已多有一分了解，因為我已安於靈魂的孤獨了。

我不是「文人」，但爲了未來從事的事業，未能與文字結緣，而且可說是有着難分難解的聯繫，因此我不能不學習寫作。這個，給了我一種很大的幸福。自從幾篇不成形的文章印了出來，羞澀地露臉於這五光十色的人間，像這樣一個於世落落寡合的人，竟能幸地辱蒙一些陌生朋友的關切。雖然他們有時似乎不十分聰明，常從我的文章里去追蹤我的生活習慣，而不知不覺地歪曲了實在的我；然而我並不以此而稍稍降格衷懷深摯的謝意——我感謝他們對我的關切。

我的習作，全是內在情感的洩露，那與人們的要求，容有未合，這是我所習知的。但我是一個喜愛自由的人，而且剛在鍛鍊自己提筆的技能。魯迅在「豐收」的序言里，說了一段希臘神話中的故事，大意是：「古時有張魔鬼的床，有着固定的長度。人躺上去，長了，便把他縮短；短了，便把他拉長。務求適

合這張魔床的大小」。目前我們面前，似乎也安置了一張這樣的床。我們說話，作事，寫文章，無不受它的範圍，束縛，稍有踰越，好像就應罪該萬死，一些奇怪的名目，立刻就落到你的頭上。「某某對你的印象很壞呀，說你老是寫那樣的文章！」我已習於聽聞這樣的話而絲毫無動於衷了。因為我認爲宣傳「人類的情感」，並無罪過，對於人們多餘的指責，是有所不受的。自然，「人類的情感」是多方面的，而我的文章所表現的，却正是它的一個方面。因此我依然我行我素，不爲人言所動了。

我慚愧自己已被人稱爲「前進青年」，因為我沒有具備那種「偉大」的條件；我慚愧自己已被人稱爲「文人」，因為我是那樣愚笨，沒有天才，而且從未希冀作個「文學家」。我只是一個極普通極普通的人而已。這一年間，我多結交了一些友人。爲了其中有的是屬於女性，於是人家說我在戀愛了。我並不反對戀愛，相反地，我和一般年青人一樣，需要戀愛。不過目前我並無戀愛，人們像煞有介事地批評我戀愛的態度，我却認爲過早一點。我並不否認我有一份年青人的熱情，我心里也蘊含着一份愛。而且這份熱情的愛，我是毫無吝嗇地付予一切朋友了。它的滋長，生育，不是沒有變成「戀愛」的可能，只是這種「變」，我無能爲力去推動它，却交與「自然」與「機緣」去擺布了。

這個時際，是不是應該戀愛，人們似乎有過一番爭論。「奴隸們不是沒有戀愛，奴隸們有着更偉大更熱烈的戀愛！」這好像是一位名人所下的斷語，我沒有理由去反對它，我覺得它尚無違反「革命」之處。

在戀愛上，我服膺一位指導青年的先生所說：「戀愛需要追求，不費力氣得到的愛常是平淡的。」然而我却吝嗇自己這份力氣。因爲我更同意朋友流金的話：「在情場上勇於作戰的人，在現在似乎不甚需要。」所以我寧願作個胆怯的人，作個情場上落後的小卒。不過如果需要勇敢一點的時候，我也不會永遠是個懦夫。譬如有個娜泰雅那樣的女人，我就決不作「說話是一個巨人做事是一個矮漢」的羅亭；有個麗莎那樣的女人，我也不會甘願折服於命運的拉夫列茨基，任自己的愛人去完成「自我犧牲」，逃避這多阻多難的塵世，永遠度着她青燈長伴的生活。

假如戀愛呢，我將忠實於戀愛——像她忠實於我那樣忠實於她。我神往於鄉村青年那種純樸無邪的愛情，沒有一分虛假。

近來，爲了與一個朋友較為接近，有許多朋友竟和我疏淡了。失去了朋友，我感到悲哀，而讀着Wide的話：「Between men and women there is no friendship possible. There is passion, enmity, worship, love, but no friendship.」我寒顫着，更有難以排遣的煩悶了。

我寒顫着，更有難以排遣的煩悶了。

Soliloquy 註一 宋惕芬

這火裝飾了東邊的天，使我想起了我的幼年；那遠處的渺茫的時刻，當我發出第一聲哭喊。

於是我悲泣，可是現在，我更沉重的感覺到傷心，因我已離死亡日近，而我再也不能復生。

—A. E. Housman

我並不是一個憂鬱的少年。可是不想從事揭發自己靈魂的一隅，因爲我知道這結果會給我些什麼。真的，誰又不爲人生過程的短促而悲哀，假設他所遇見的更是一些失望？

或許我還是個孩子，是小孩子，不更好麼？因爲我有着同孩子一樣的憧憬和悲哀。或許我這不能體驗人生，可是：

「提起腰，跟隨石磨直跑，平曠地下睡一個永久的覺，是人的兩種職業；我不明白那個更壞，可是兩個都不好。」

—A. E. Housman

我知道有一天我會覺得睜不開眼，而當我發現跟着磨石轉了半生，還不過是在同一立足點時，我將會連悲哀的力量都吝嗇了，可是這決不能使我痛心，如若僅是生命旅程的過短。因爲操縱我一切的却是一種潛在的力量。往常我總拿自己比做大海裏航行的小舟，或是提着一盞紙燈在黑暗裏行走的路人。唯其是航程很短，所以我用貪婪的眼光來看過闊的天色。唯其是黑暗佔據了這世界，所以我更寶貴這一線光明。可是假設有一天，我忽然明白我的大海不過是一盆清水，而我的紙燈僅是一支風中的火燭，我不會更深深的感覺到悲哀？

註二：別離那天邊的小屋，牠比許比地大二十倍；可是我只會相信，相信我的一對凡人的眼睛。牠告訴我：任何一粒星

牠告訴我：任何一粒星

能用一粒露珠做她的面鏡；而那天亮，美麗的月亮，和地半天的星光，可以看見她們整個的影子，在一個路傍的小池塘。

—W. H. Davies

我不否認我有我的宇宙，可是即使我以為牠範圍極廣，在別人看來，還不是一粒小星星？

有時我抬頭看夜晚的星河，我以為這全是粒粒金沙，可是籠罩一切的太陽或許還不及任何一粒星星的閃光。

有時我買一束花朵來裝飾我的書案，可是一陣悲感襲來我的身上，使我想起我是不是也在裝飾別人（或即是宇宙）的案頭？

這一切已爲我織好一張散網：我真好像一只風箏，一飄我適足以繫我，而我却在祝福着我自己的自由。

我不妨述一個不成其爲故事的故事：我有一個患近視的朋友，他往往認不清遠方的人物。他茫然於青空的掠鷹，和天際的流星。當他朋友走過他的身邊時，他也漠然於他們的招呼。

以此，他曾對我說：「我真怕我會失去了我的朋友呢？」我深深的時感覺到悲哀，不是爲他而是爲了我自己。

可是我却拿這些做爲我的寶藏。即使是悲哀，我也甘讓自已墮入深深的沉默。因爲在感情上，我已成爲一個極端自私的人。我不願意我的朋友分取我的孩子的欣悅和憂鬱。

我不爭，因無人值得我的爭鬥，我最愛自然，其次便推藝術——我在人生的火爐前暖着雙手，爐火熄了，我也更無須辯論。

—W. S. Landor

這首小詩，正能爲我近來的心下註腳。我將反覆的說：

我在人生的火爐前暖着雙手，爐火熄了，我也更無須辯論。

可是，我不是說過我並不是一個憂鬱的少年，而且還是一個情感上極端自私的人嗎？那就讓我的筆

在紙上停住；懊悔牠不是一張琴，不能彈出嘈雜的心調。

然而，我將會在人生的道上邁着急促的腳步，而且和日常行走時一樣，總不會想到自己是在走路。

古人不是替我說過一句話：「古人秉燭夜游，良有以也。」嗎？那就讓我來祝福自己罷！

櫻桃樹中最高，日來正花壓枝條，在森林邊傍站立，爲復活節戴着白色。

說我能活七十，二十歲再不會來，七十歲除去二十，我僅有五十能得。

既然要看樹草開花，五十個春不夠化，我要去森林路上，看雪掛櫻桃樹上。

—A. E. Housman

註一：我相信讀者們將會爲這篇文章發覺，因爲我知道這裏面的亂無序，而這原因也只因我不會處理自己。

註二：給我更明顯的啓示的談話是司其芳先生的畫夢錄。在那裏，我學會了如何在沉默中咀嚼着悲哀的滋味，然而我更愛那裏的書聲，想想看，我的大海是別人的一盞清水！

註三：我一共翻譯了五首小詩。（末一首係參照周煦良先生和劉崇恩先生的譯品而成。）我懷疑我能保存原作詩的氣息，尤其是W. S. Landor的最後的沉默和霍斯曼所給予我心靈上的重量。然而我鍾愛這五首小詩，喜歡他們能爲我片刻的心情做著註腳，而這些片刻的心情或許永遠不能爲旁人或自己所能體會。

編後 竟子

四人行已在默然中出了四期，說缺點是因爲四人行，我們不必替自己遮掩，無論在何一點上都不能說有值得驕傲的貢獻，然而我們對這小小的刊物有所愛，我們正不必故意掩藏起我們的感情，因爲這裏（尤其是第二期）流露了我們的一部分的情感，這也就是爲什麼我們要在這裏出這個「我們的自由」的原因。

因爲時間的關係，力野的「你我之間」來不及付梓，移在本期四的報文週刊發表，希望大家也注意一下。

下期我們預備出一個「對於『我們的自由』的反響」，希望本刊的朋友們，多發表些珍貴的意見，我們需要朋友說話，阿諛不過是一種侮辱。

散文特輯

一九三七年春

周戈

我沒有幸這個春天，它給了我以幸福的懷憶，因為我認識了你。

「你太像我的妹妹了！」

這一個，需要一點解釋嗎？
那時，我該是幾歲了？那夢似的童年呵，令我懷戀，令我低徊，令我面帶紫色的山嵐而遙想，而懷想。
童年，我有一個同伴。她天真，聰明，有黑的眸子，白的膚肌。她愛唱歌，却沉默少語。我稱喚她妹妹。

在鄉間，我們居住在不同的莊園，其間，隔了一段不短的路程。然而一年里，我們總有一個時候，像一對自由的小鳥歡悅地飛在一起，那不是春天就是秋天，我隨着爸爸到她家去。

她的家座落於山麓之傍，幾間屋宇，很是幽靜，庭園裏種滿了樹木，野花棲息在低矮的籬邊。我和她，時常攜手爬上山嶺，靜聽於綠茵茵的草叢中。聽着松濤的喧嘩，聽着鳥鳴的清脆，聽着溪流的淙淙，也聽着牛羊的牧歌，看白雲流轉，看夕陽漸沉。林叢中散發着草葉的氣息，自然的色彩，點綴着這大千世界，迷醉了兩顆小小的心。我們不自禁地發出原始的呼吸。

我們有時也吵架，也生氣。然而過不了幾時，那又是個牽着衣角，一個茫然地隨着。在山林里，羞澀地相視而笑，或滴下一兩滴快樂的淚。無邪的友情，更深刻地刻在我們心底了。

十二歲那年，爸爸過世了。我獨自個遠遠地到鄉下去。誰知失去了她的蹤影。我害怕，不敢詢問她的消息。三天後的一個淒涼的黃昏，鄰家一個孩子，才悄悄地告訴我，說：「原哥，妹妹真夠可憐，三個月前，一場天花結束了她的生命。聽說，臨着咽下最後一口氣，她還念着你的名字呢！你忘記了她嗎？」

驟來的風暴，使我無言，我一口氣跑到山嶺。林木無恙，伊人已杳。我仰天長嘆，樹葉為之低首。靈魂第一次負創，我開始感到人世間的悲苦。（在我回憶裏，是有一幅這樣淒涼的圖影。）

此後，我在孤獨中長大起來。
然而，那夢似的童年呵，令我懷戀，令我低徊，令我面帶紫色的山嵐而遙想，而懷想。
我永遠忘不了我那可憐的妹妹！
前年，我遠離家鄉，流徙到北國風沙中的

古城來。我更孤單了，因為自家的妹妹也與我隔開，而她是幾分像我那年的同伴。

誰料想到呢？初踏進這生疏的校園，我便遇見了一個似曾相識的女孩。她有黑黑的眸子，白的膚肌，幽靜，純樸，聖潔，如同我童年的同伴。我說，她太像我的妹妹了。於是懷着稚嫩的歡欣，羞怯，不敢告人。

那女孩不是別人，是你。
童稚的無邪的心，純真的感情，又蓬勃於我的胸際。枯木死灰的靈魂與熱，那是為了你無聲的呼吸。

我覺得我不是一個孤獨的人了。
黃昏，月下。我獨自獨行於湖濱。遠遠，傳來四弦琴和着女音的歌唱，腳下有開開的蛙鳴。遙望迷離靜靜的山影，我低頭了。我更想起了你。我為我們開着一波陌生的橋梁而憂慮了。

一年了，暑假，我離此南行。那離是短暫的別離，心頭却負着沉重的懷憶。是留戀着風沙里的古城嗎？有一點，然而僅是一點點。容我道出靈魂的隱秘吧，我留戀着一個人，不是別人，是你。

秋天，陽光失去了火似的炎威，我重復回到了北國。我欣幸兩月來的懷憶，你依然無恙。一個月夜，淒涼的柳聲在湖畔敲響，我為着深夜老人的孤獨而自有了孤獨之感。夜已深了，誰家屋裏還在唱着「迷途的羔羊」，音調有點悽愴，似流着憂鬱的低吟。我靜靜地，那海水奔流不絕，竟是那聲沉重的，撞擊着我的心，而我覺得自家老了。

搖盪的燭影下，我不知懷着什麼樣的心情，寫出了「你太像我的妹妹了」——想我第一次向人間宣洩靈魂的隱秘。
過後，我又寫了「冰雪曲」。

心是平靜許多，因為我知道你已明白入世間有個孤獨的人，付予你一份無邪的感。然而，你一直沉默着。
而我，也沉默了。沉默中我有無限懷憶。時序更替，來了一九三七年春天。
黃色的迎春，悄悄地開了，無葉梅也伴着艷麗的桃花，在陽光下炫耀地招展。
一個晚上，繞着湖畔歸來，我來了一封寫着「你太像我的妹妹了」的信件，那不是別

人，竟是你。

我為這種意外迷亂我的心了。
我歡欣，我又疑慮，是在夢中嗎？靜靜眼，我徹夜無眠。

第二天終於託實了信是真實的。這種聖潔的感情，使我深深感動，於是立刻回復你：「那天，我將滿懷歡欣，榮幸地來赴你的盛會。」

接着，是暑假，我參加了一個短途的旅行。可是我已無復當年那種豪邁的遊興了。旅途中，我懷念着你。但是我沒有一分幻想，我明白空洞的幻想，永遠是給人以懷酸。

我只期待着一個幸福日子到來。
幸福的日子終於臨到，可記念的一天呵，我忘不了我們的相識（我們已不再是陌生），當我握住你的手時，我覺得我已回復我的童年了。

感謝你賜與我以隆情的筵宴，雖然我們並未交換多少語言，然而我已感覺着世界上儘管全是虛偽，而你是不會吝嗇那份誠實的友誼，對於我。

人們歡喜以自己的心度測他人的心，歡喜渺茫地摸索他人的靈魂。你可知道對於我們，已被人家織成了一個怎樣離奇的故事？
聽人家去說罷，笑罷，這世界原是一個大笑話，原是充滿着離奇的傳說。
你愛聽嗎？為什麼老是那樣愛聽離奇？
我為你的愛聽而愛聽了。
珍惜我們的相識吧——我永遠忘不了我已獲得了你的友誼的榮光。

春天又逝去了。
我沒有幸這個春天，它給了我以幸福的懷憶，因為我認識了你。

我編完了這個小小的特輯，徘徊在日餘明淨的湖上，我見西山頂上的散金，我沈吟着；靜靜的湖水中的倒影，凝滯了少年的心，我似有輕輕的歡愉而實為一層淡淡秋日的憂鬱所籠罩，那是一個太深太深的夢境嗎？童年的友伴，少不了一個太深太深的夢境嗎？童年的友伴，少不了一個太深太深的夢境嗎？童年的友伴，少不了一個太深太深的夢境嗎？

我編完了這個小小的特輯，徘徊在日餘明淨的湖上，我見西山頂上的散金，我沈吟着；靜靜的湖水中的倒影，凝滯了少年的心，我似有輕輕的歡愉而實為一層淡淡秋日的憂鬱所籠罩，那是一個太深太深的夢境嗎？童年的友伴，少不了一個太深太深的夢境嗎？童年的友伴，少不了一個太深太深的夢境嗎？童年的友伴，少不了一個太深太深的夢境嗎？

我編完了這個小小的特輯，徘徊在日餘明淨的湖上，我見西山頂上的散金，我沈吟着；靜靜的湖水中的倒影，凝滯了少年的心，我似有輕輕的歡愉而實為一層淡淡秋日的憂鬱所籠罩，那是一個太深太深的夢境嗎？童年的友伴，少不了一個太深太深的夢境嗎？童年的友伴，少不了一個太深太深的夢境嗎？童年的友伴，少不了一個太深太深的夢境嗎？

荷蘭小景

宋梯芬

朋友，你就坐在那裏，一動也不要動，讓幻想變成一陣拂拂的風把你飄到遠處去。飛過一層山又一層山，渡過一重海又一重海，你終於到了天邊的荷蘭。荷蘭，不是天涯旅人夢裏的家鄉嗎？

你不是從地球的另一盡頭來嗎？也許會覺得驚異，因為這裏，代替了歡愉的綠是陰暗的雪堆。你會發現荷蘭是雪的故鄉而荷蘭的宿處不正是自己？你聽見樹枝頭戴上了朵朵白花，遠處的教堂的鐘聲正像鬚眉皆白的老人，看，他們不是在灣着腰嗎？

什麼？朋友，河流嗎？這裏的河流正如雪堆，不是一樣的陰暗和凝滯？你聽不到小鳥的歌唱，花朵開放的聲音，因為這是荷蘭，冬天的荷蘭呢！
你會第一次看見那些小小荷蘭孩子們穿着木鞋走來走去，不用戰慄，木鞋印在雪上，並沒印在你心的深處。

朋友，你不必不安，你可以靜靜的坐在爐旁，靠近火一點，聽我敘述那美麗的傳說，可是有一天你若是一個荷蘭的旅客，會聽到歌唱小鳥告訴你更詳細的一切。

已經是五月，代替了黎明的銀色的却是那和荷蘭小女孩裙邊一樣綠的淺草。朋友，你可聽見了流水的聲音？淨淨的是那微波在打着石上的水草呢。抬起頭來罷，你會看見一條小河！你的目光可跟着水流走，一直到遠遠的河的盡頭，你聽見了一座小小的山，在那山坡邊，有着一座小小荷蘭磨坊，小山和磨坊是那樣的遠，他們不像在霧裏麼？

朋友，假設你自己在磨坊下，看風車一下一下的轉動。（風車的瘦長的四肢是白的，可是在蔚藍裏却顯得亮。）聽着風鈴跟風聲往迴圍繞，飄在紫玫瑰的枝上，飄在小溪的深處。你再低頭，這回你又聽見了風車的手臂在揮舞，可是浮在水面流着的浮萍告訴你很清楚，這不過是映在溪裏的倒影。你會呆呆的望着小溪裏的一切，使你疑心到波影裏的樹葉是不是比樹上的更綠？

你看見黃昏的殘陽怎樣飲去了牠臉上淺淺的微笑。你看見無定的白雲變得比牠自己更沉默，你看見風鈴聲搖落了輕的樹葉。可是你再也不見遠處的風帆，既然夜裏已經替一切披上了黑的面紗。

夜晚裏，風車並不寂寞，天空裏的月亮就是白日的小溪，風車在休息，月亮也在休息。風鈴聲還是在飄，飄到遠遠的深谷的石壁，再變做回聲飄回來：飄到天空的荷蘭的小星星閃光裏。

朋友，你應該替你自己想，你不是佔據得太久？荷蘭正是荷蘭人的所在。荷蘭的夜正是荷蘭青年愛人所有的。
你聽那遠遠走來的腳步聲？他們把腳步放得很輕，因為他們是有好心的青年人呢。他們知道步下的青草是不能戴重的，而他們更不願意驚醒那在靜睡裏的紫玫瑰。他們坐在溪旁的樹下，因為小溪裏的模

糊零影，不會告訴他們男孩的胆怯和女孩的羞澀。月亮默默的走了上來，照着那棵樹，默默的照着樹底下的兩個影子。

朋友，你可聽見了那荷蘭男孩子的聲音？
「她還沒有你美麗呢！姑娘，」望着那荷蘭的月亮，像是要隱沒他的胆怯，「和月神黛安娜一樣，你也是一朵永冷的真潔的銀花呢！可是月光的腳，輕落在高樹的樹葉面上的月光的腳，也沒有你那樣的皎潔。」

那個荷蘭的小女孩和星星一樣的沉默，她不知道應該害羞的是美麗的月亮呢還是她自己？
「你不知道你自己麼？Narcissus有一天會在溪旁聽見了他自己，看看你的手臂罷，不是比那風車的更強壯麼？」小女孩輕輕的說，可是那男孩子再也找不着那對眼睛，因為他們正在望着那風車上的風鈴。
「你不喜歡那風車麼？有一天我們會是他主人。」

他看見，那小女孩的眼睛，正如天上星星似的閃着光。
月亮默默的照那棵樹，那棵樹底下的一個影子。是那一個紫玫瑰在夜夢裏醒了過來，在明天早上對每個枝頭上的小鳥傳播着這消息？是那一束水草把同樣消息告訴給每條游魚？那天早上，誰又比往常歡欣呢？那風車上的風鈴不是比昨天聽得更幽微，更輕盈？朋友，你又在那裏渡過了沉長的一整天，你想對白雲訴說你的高興，可是這還不是徒然？晚上荷蘭月亮照着那棵小樹自己孤獨的影子。

在花葉繁滿的濃蔭裏你再聽不到鳥喧，紫玫瑰只能靜靜的安睡，再也聽不見那輕微的聲息。
有一天，那一天並不遠。

那個男孩和那比月亮更美麗的女孩終於成了這小小荷蘭山坡邊小小荷蘭磨坊的主人。
他們安閒的打發着每一個日子，正如風車一樣，白天跟着風車的手臂轉動，晚上跟着風車安息的又是他們自己。

紫玫瑰開得更盛，陪着紫玫瑰的還有金黃的迎春，可是她們還不是和幽谷裏的水仙花一樣的開始自己看？

每天晚上荷蘭的小星星陪着風車閃着光，可是那裏是那一對失去了的閃着光的眼睛呢？
朋友，今天你到荷蘭去，你可以明白為什麼荷蘭是木鞋印縱橫的地方，你可以明白為什麼在荷蘭，再也看不見溪裏游着的小魚，再也聽不到紫玫瑰開放的聲音，你可以明白為什麼到荷蘭去的旅人再也沒有溫柔而模糊的夢？

可是，朋友，你說：「這不過是冬天，荷蘭的冬天。」有一天你將會聽見你夢裏所見到的一切。
朋友，你就坐在雪堆裏，一動也不要動，讓雪替你做一件白的外衣，讓風鈴聲把你飄到有小溪的天國裏去。

朋友，你就坐在雪堆裏，一動也不要動，讓雪替你做一件白的外衣，讓風鈴聲把你飄到有小溪的天國裏去。

YENCHING NEWS

Vol. 3

Yenching University, Peiping, China, Tuesday, May 18, 1937

No. 54

Honor Day Observed At Assembly This Morning

Chancellor C. W. Luh Makes Opening Speech, Commands Winners Of Various Academic Awards

Various kinds of academic awards, fellowships and scholarships were announced at the Annual Yenching Honor Day this morning. Chancellor C. W. Luh made the opening speech in which he praised and encouraged the winners of the year.

Winners of the various honors as announced by President J. L. Stuart, the Deans and several professors were as follows:

1. British Boxer Indemnity Foundation Fellowships:

Physics: Chang Wen-yu
Tai Wen-sai

Geography: T'an Chen-mo

2. Tsinghua University Fellowships:

Biology: Hsiao Chih-ti
Chang Tsung-ping

3. China Foundation Fellowships:

History: Feng Chia-sheng
Hsüeh Ch'eng-ch'ing

Physics: Ch'en Shang-yi

Biology: Ho Ch'i

Chang Tso-kan

Chemistry: Chou T'ing-wei,
Lin Cho-yuan, Hsü P'eng-ch'eng

4. Rockefeller Foundation Research Fellowships:

Biology: T'an Chia-chen

5. Sun Yat-sen Memorial Foundation Fellowships:

Biology: P'u Chih-lung

6. Barbour Scholarship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hysics: Miss Sheng Hsi-yin

Pre-med.: Lin Ai-ch'un

7.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cholarship:

Physics: Yuan Chia-liu

8. Radcliffe College:

West. Languages: Miss T'an Pin-pin

9.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cholarship:

Physics: Lu Ho-fu

10. Cornell University Veterinary Fellowship:

Biology: K'uang Jung-lu

11.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Scholarship:

Economics: Ch'en Yün-chang

12.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cholarship:

Mathematics: Hsü Hsien-yü

13. Bryn Mawr College Scholarship:

Political Science: Miss Ch'en Fang-chih

14.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Scholarship:

Psychology: Lin Chia-t'ung

15. Harvard University:

History: Weng Tu-chien

16. Beta Beta Beta:

P'u Chih-lung, Meng Chao-wei,

Miss Ting Ju-nan

Chin Yin-chang, Ting Han-po,

Miss Hsüeh Mu-lien.

17. Goodridge Prize:

Miss Frances Schlosser

Miss Li Min

English Club Invites Community To Attend Play-Night At Sage Auditorium Thursday

The day is Thursday, place: Sage Auditorium, time: 8:30 p.m., what will be going on: the English Club's debut of the dramatic season of the year. Come one, come all, says Kenneth Liu Kuang-chiang, erstwhile "go-getting" president of the Club. There will be no admission charge.

With dress rehearsals galore during these last few days, various stage equipment being adjusted for the big night, the English Club is polishing its numerous dramatic proteges who enact two one act plays to the Community on Thursday evening.

The "Minuet," written by Louis N. Parker, is a play written entirely in verse. The scene is set in the time of the "Reign of Terror"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Many moments of suspense are included, and spectators are promised an exciting and thrilling play. The director is Miss Grace Boynton, and the cast is as follows:

Marquis—Herold Wiens
Marchioness—Fei Chi-yün
Gaoler—Ch'en Heng-li

"How He Lied To Her Husband", a comedy, is written by George Bernard Shaw. This play was written when Shaw was held up in the countryside of Ireland for

two days by a heavy rainstorm. It deals with an incident in the life of a smart society woman of London, married to a wealthy man who is extremely proud of her, and the plot thickens when a young poet falls in love with her. It is humorously written and there is much conversation and action of contrast of varied types of personalities.

Mr. T. E. Breece is directing and the cast includes:

Poet—Ku Jih-hsin
Wife—Wang Chao-jung
Husband—Liu Kuang-chiang

The annual election of officers will take place after the plays. Candidates for the various offices nominat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re:

President — Fei Ching-yün,
Ku Jih-hsin, Tsui Yueh-han

Secretary — Fei Chi-yün,
Teng Shu-yuan

Treasurer—T'ao Ch'i-hsiang,
Feng Chao-ho, T'an Yueh-han.

A reserved section will be held for English Club members and the faculty. T'an Yueh-han and T'ao Ch'i-hsiang have been appointed head ushers.

Yenta Beats Fujen At Baseball, Loses At Tennis

Trouncing Fujen with a big score of 20-4, the Yenta Baseball Team won the second 5-U League match last Saturday on the Fujen diamond. Nearly half of the runs made by the home team were unearned as Fujen players were not quite up to their usual standard.

Hsiao Ch'eng-ta scored the only home-run by a clean hit over the wall in the 5th inning. Seven runs were registered in Yenta's favor in the 7th inning.

Both Liu Chi-ch'eng and Chang An were assigned to difficult new positions, as pitcher and first-base man respectively, but they did very fine work.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est of the team is indicated by the lop-sided score.

Fujen smashers trimmed the Yenta volleyballers by a score of 3-0 in a decidedly uneven game. Yenta also lost the tennis match to the Catholics by 2-3. Absences of many players of the two teams helped to push up the losses.

27. Exchange Fellowships:
Yen Ch'un (Columbia), Yuan Chia-liu and Chao Shou-jui (California), Ch'en Hung-to (Minnesota), Han Ch'ing-lien (Special at Minn.)

28. Journalism Fellowship:

Wang Jo-lan, Shih Chia-chü

29. Chinese Prize:

Chu Ping-sun, Hu Chih-hsin

30. German Prize:

Chao Ching-hui

French Scholarship:

Kao Ming-k'ai

M. S. Liu Interprets Great Classical Music

More Than 500 Faculty And Students Attend Her Graduation Recital Last Friday Evening

A fitting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al Western piano music was given by Miss Liu Mei-sheng in her graduation recital last Friday evening at Bashford Auditorium before an appreciative audience of 500 faculty members and students.

Miss Liu opened the program with J. S. Bach's Italian Concerto, which consisted of three selections. The staccato movement of *Allegro animato* was played in the most delightful mood, the pianist gracefully tilting her hands appropriately every now and then. The *Andante molto espressivo* and *Presto gioioso* were also rendered in minute details.

Miss Liu made a very Beethovenish interpretation of Beethoven's Sonata Op. 53, First movement, which was full of light and color. She utilized every possible tonal range of the piano from the lower note in the bass to the highest in the treble with powerful and marching rhythms.

Brahm's two numbers, Intermezzo Op. 116, No. 6 and Ballade Op. 118, No. 3 were both performed in the most correct tempo, playing the andantes too slowly and the quick movements, scherzos, etc. too quickly, which are characteristic of Brahms's music. Miss Liu played the various conflicting rhythms exquisitely.

Then followed Maurice Ravel's Sonatine *Anime*, which was very fluent and harmonious in its movement. Most of the notes were played in the treble range of the piano, thus giving a high-pitched stimulating effect to the ears. There was much French accent in it. Ravel's piano music, which is a typical product of French culture, and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sharp definition of contours and piquancy and by "the seemingly impossible" is seldom heard in the Yenching community.

The evening's program climaxed with Frédéric Chopin's difficult Concerto in F Minor, First movement. This piece, with its crowdedness of ideas, was satisfactorily interpreted by Miss Liu, who was aided by Miss Ruth Stahl and Mr. Ku T'ing-ch'ang playing the second piano and violin orchestral parts respectively. It was not difficult to discover the bold and even the proud poetic spirit of the composer.

—by S. T. Hsieh

Dr. Feng To Lecture On Eye

Dr. H. H. Feng of P. U. M. C., who is in charge of the Eye Clinic at the Men's Infirmary here, is giving a lecture on eye hygiene on Thursday at 5 p.m. in Room 103, Biology Building. The topic for her lecture will be "Hygiene for the Eyes and the Dangers of Trachoma". Lantern slides will be shown for illustration. All are welcomed to the lecture.

The Yenching News

English Section of the
Yenching Hsin Wen, (燕京新聞)
laboratory publica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of
Yenching University, Peiping,
China.

Published twice weekly on
Tuesdays and Fridays.

Joint Graduation Recital To Be Given Friday Night

A joint graduation recital will be presented by Misses Liu Ping-sheng and Kuo Huai-ying, both music minors and education majors, on Friday evening at 8 o'clock in Bashford Auditorium. All are welcomed.

Detailed programme is as follows (Part II consists of vocal numbers):

I

Prelude in E Minor Bach-Beard
Sonata in C Minor

First Movement—
Allegro Molto Mozart

Liu Ping Sheng

Second piano part arranged by Grieg
played by Miss Ruth Stahl

II

Se tu m'ami Pergolesi
Good Morning Sue! Delibes
Wiegenlied Schubert
Cheery Ripe Horn-Crist

Kuo Huai Ying

III

Rhapsody in G Minor Brahms
Prelude for Left hand Scriabine
Polonaise MacDowell

Kuo Huai Ying

IV

Impromptu in E♭ Major Op. 142 Schubert
The Dragon Fly Palmgren
Witches Dance MacDowell

Liu Ping Sheng

V

Concerto in E♭ Major Beethoven
Second Movement—Adagio
Third Movement—Allegro

Kuo Huai Ying

Orchestral parts arranged for
second piano played by
Miss Adeline Veghte

+++++ 電 PAVILION 平 影 安 +++++
Now Showing at 3:00, 5:30 & 9:15 p.m.
1937's Wonder Musical
"ONE IN A MILLION"
Introducing to the screen
SONJA HENIE
The lovely queen of the silvery skates
—NEXT CHANGE—
WARNER WILLIAM
PATRICIA ELLIS in
"THE CASE OF
THE LUCKY LEGS"

Front Gate Resplendent Under New Coat Of Paint Donated By Tientsin Firm

"Our campus would even be more beautiful if all the buildings were repainted like the West Gate," remarks one Yenchinian. The statement is true, indeed, but probably every one would be surprised to know the cost of such work.

More than two hundred dollars have been spent in giving the West Gate a splendid new coat of paint which suggests vigor and life. The work is donated by the China Oil-paint Company of Tientsin to publicise their product—"Flying Dragon" paint.

Four workmen were hired for about two weeks. These laborers, receiving ninety five cents a day, are quite highly paid, but they have practically no work at all during the four months in winter—their slack time.

Just to coat a layer of "freshening oil" on the painted parts of Bashford, McBrier, Biology and Chemistry buildings would cost a sum total of several hundred dollars, according to these workmen. If the buildings were to be repainted and the designs outside redrawn, it would amount to more than a thousand dollars, they estimate.

Think then, in proportion of the money paid for the present work to the number of buildings in Yenching, how much would be necessary for repainting work for the whole school. The figure would be large indeed.

The Star Beauty Shop.
(Former Hollywood Beauty Shop)
明星理髮店
(米市大街青年會斜對過)
The Home of the Perfect Permanent Wave.
Your individual personality is studied and the Method best suited to your type of hair used.
The cleanest hair dressing shop in Town.
257 Mei Shih Ta Chieh, Hatamen Street. Tel. 4177 E.

JEN LI
RUGS
WOOLENS
&
BLANKETS
THE JEN LI COMPANY
97 Morrison Street
Telephone No. 3966 E.O.

Y. F. W. A. Plans Picnic

To complete a very successful year's activities, the Yenta Faculty Women's Association will have a "Membership Picnic" on next Tuesday, May 25, at Ta Chieh Ssu. All members are invited to join the party.

Busses will leave the main gate at 3 p.m. Transportation and refreshments will be provided free for all members of the Y. F. W. A. Mr. A. Rugh will be in charge of the program, while Mrs. E. K. Smith will be in charge of the "eats". President Li will be the toastmistress.

Accredited School Examination

Until last Saturday a total of 239 students of the Yenching accredited middle schools have applied for the special entrance examination of the University, it is officially learned from the Registration Bureau.

Eight schools have not yet sent their application blanks, and the number of their applicants is expected to be 100, which means that the total number will be around 300 students.

Examination will take place on May 28 and 29, and not on the 22nd as reported in the last issue of the News.

Clement C. Wang, D. D. S.

牙醫王潔泉

Off. Hrs. 9-12 a.m., 2-5 p.m.
Daily except Sunday or by
Appointment.

62 Teng-shih-k'ou Tel. 2332 E.O.

Grand Hotel des Wagons-Lits
Telephone 4807 E. O.

FURS
RUGS
SILKS
CRAFTS
JEWELRY
PICTURES
ANTIQUES

THE PUNNETT GALLERIES

Broken Glass Wounds Ting Sheng's Wrist

An accident occurred in the Men's Fourth Dormitory when Ting Sheng, a sophomore stud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as severely hurt on his wrist by a piece of broken glass dropping from the window in his room yesterday morning.

Helped by a *chai-fu* and some students, he was soon sent to the infirmary where an operation has been made. According to a doctor's report, his capillaries around the main artery and veins were cut asunder and few days' rest is needed.

The wound will be completely healed in around three weeks' time.

AMERICAN DRUG STORE

94 Hatamen Street

THE ONLY DRUG STORE
IN TOWN WITH
STOCKS OF
ALL AMERICAN GOODS
Telephone 1385 E.O.

YUNG NIEN RUG CO.

71 Pa Mien Ts'ao (八面槽)
North of Morrison Street
PEIPING

ESTABLISHED IN 1921

FAMOUS
in
QUALITY
DESIGN

and
MODERATE PRICES

光 陸

Commencing May 18th, Tuesday

THRILLS!
SUSPENSE!
EXCITEMENT!

A Murderous Cat His Client!
A Dead Man His Star Witness!

"THE CASE OF THE BLACK CAT"

A Warner Bros. Picture

with RICARDO CORTEZ
JUNE TRAVIS

"How can a cat commit a murder?"
Come and solve this mystery!